

陸淵雷主編 謝誦穆編輯

第六號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九月再版

中醫新生命

淵雷



本	期	目	錄
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	汪東	釋素問九州九竅之文	徐瀛芳
金匱要略今釋序	徐瀛芳	金匱今釋外序	陸淵雷
胃腸加答兒之漢方療法	陳史六譯	柴胡治瘧之探討	黃仲賢
可怖之黑熱病	王完白	臨證雜記	謝誦穆
單方二則	蔡子模	溫病論衡	謝誦穆
徐瀛芳君來書			
高燾莊君來書之一			
答高燾莊君書	陸淵雷		
高燾莊君來書之二			
郎桂生君來書			
答郎桂生君書	陸淵雷		
毛錫爵君來書			
黃一塵君來書			
從根本上推翻氣化(三續)	陸淵雷		

陸淵雷函授中醫學

本醫室開辦遙從。函授科學化之中醫學。已出講義二十期。學者來函。無不深表滿意。惟敝處不事宣傳。僅於開辦時登日報一次。故知者尙少。來學者亦不多。今續招新學員。凡國文通順。有志學醫者。不限年齡性別。皆可入學。尤宜於後開各界人士。(一)謀家庭衛生。欲得醫藥知識者。(二)感中醫學說之玄奧。欲得科學化合理之醫學說者。(三)西醫欲兼學中醫者。(四)舊中醫欲補充新學說。及臨診上之知識技能者。印有章程。函索附郵票五分。

又敝處學員。除因經濟衰落。中途要求減費而不許。以致輟學者外。現有繼續修業者百餘人。他日滿足二百人時。束脩若可照章減少。敝處向不用手段作招徠方法。滿足二百人然後減費。亦是事實問題。蓋一樣排印寄發。人少人多。同一勞費。人多惟增加閱卷答問時間而已。人少則不敷印刷辦公諸費。即收費無法核減也。他日減費時。舊學員繼續修業。或已畢業者。得扣還溢繳之束脩。其辦法屆時另訂。務期極公道。一併聲明。

上海牯嶺路人安里陸淵雷醫室啓 電話九三二八六

陸著醫書

金匱要略今釋

本書比傷寒論爲難讀。故古今注解極少。近出參以新理者。尤渺不可得。追論精粗。淵雷此著。後於傷寒今釋三年。自謂發明新義極多。比傷寒今釋更善。連史紙精裝八厚冊。定價十二元。實售七折。郵費四角。國外酌加。

傷寒論今釋

用科學解釋最有價值之舊醫書。說解詳明。徵引極博。可以作研讀古書之鎖鑰。亦可以實際應用。與金匱今釋同爲中醫學必讀之書。連史紙精裝八厚冊。定價十元。實售七折。郵費三角。國外酌加。

陸氏論醫集

淵雷歷年論醫文字。文言白話。長篇短篇都有。讀論精警。趣味雋永。連史紙精裝四大冊。定價五元。實售六折。郵費二角。國外酌加。

發行處

上海牯嶺路人安里陸淵雷醫室內

代售處

上海三馬路千頃堂書局
上海四馬路二八三號國醫印書館

言論

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節錄）

如其是對於中國的文化。蘊蓄着熱烈的希望。那麼這一篇十位教授的宣言。似乎有一讀的必。要宣言的旨趣。句句都打入我們的心坎。從已往到現在。淵雷夫子以及我們的同志。一致以忠實的態度。從事於中醫之改進。我們改進的方針。可以說與宣言相同。我們甄別古醫書的優劣。汰去玄虛的陳言。揭發精實的學理。這就是宣言所說的。——「不守舊。是淘汰舊文化。去其渣滓。存其精英。努力開拓出新的道路。」我們不排斥科學。而吸收科學的智識。這就是宣言所說的。——「不盲從。是取長捨短。擇善而從。在從善如流之中。仍不昧其自我的認識。」我們很誠懇的。請讀者仔細的讀這一篇宣言。 編者

（一）沒有了中國

在文化的領域中。我們看不見現在的中國了。中國在對面不見人形的濃霧中。在萬象蟄伏的嚴寒中。沒有光。也沒有熱。爲着尋覓光與熱。中國人正在苦悶。正在摸索。正在掙扎。

中國在文化的領域中。是消失了中國政治的形態。社會的組織。和思想的內容與形式。已經失去他的特徵。從文化的領域去展望。現代世界裏。固然沒有了中國。中國的領土裏面。也幾乎已經沒有了中國人。

要使中國能在文化的領域中抬頭。要使中國的政治社會思想。都具有中國的特徵。必須從事於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日本的畫家常常說。『西洋人雖嫌日本畫的色彩。過於強烈。但若日本畫沒有那種刺目的強烈色彩。那裏還成爲日本畫。』我們在文化建設上。也需要有這樣的認識。

要從事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必須用批評的態度。科學的方法。檢閱過去的中國。把握現在的中國。建設將來的中國。我們應在這三方面。盡其最大的努力。

(二) 一個總清算

中國在文化的領域中。曾占過很重要的位置。當前的問題。在建設國家政治經濟等方面的建設。既已開始。文化建設的工作。亦當着手。而且更爲迫切。但將如何建設中國的文化。却是一個急待討論的問題。有人以爲中國該復古。但古代的中國。已成歷史。歷史不能重演。也不需要重演。有人以爲中國應完全模仿英美。英美固有英美的特長。但地非英美的中國。應有其獨特的意識形態。

(三) 我們怎麼辦

我們要求有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在建設的進程中。我們應有這樣的認識。

一、中國是中國。不是任何一個地域。因而有他自己的特殊性。同時中國是現在的中國。自有其一定的時代性。

二、徒然贊美古代的中國制度思想是無用的。徒然詛咒古代的中國制度思想也一樣無用。必需把過去的一切加以檢討。存其所當存。去其所當去。其可贊美的良好制度。偉大思想。當竭力爲之發揚光大。以貢獻於全世界。而可詛咒的不良制度。卑劣思想。則當淘汰務盡。無所吝惜。

三、吸收歐美的文化。是必要而且應該的。但須吸收其所當吸收。而不應以全盤承受的態度。連渣滓都吸收過來。要而言之。中國是既要有自我的認識。也要有世界的眼光。循着這認識前進。那我們的文化建設。就應是——

不守舊。

不盲從。

根據中國本位。採取批評態度。應用科學方法。來——

檢討過去。把握現在。創造將來。

不守舊。是淘汰舊文化。去其渣滓。存其精英。努力開拓出新的道路。不盲從。是取長捨短。擇善而從。在從善如流之中。仍不昧其自我的認識。根據中國本位。採取批判態度。應用科學方法。來檢討過去。把握現在。創造將來。是要清算從前的錯誤。供給目前的需要。確定將來的方針。用文化的手段。產生有光有熱的中國。使中國在文化的領域中。能恢復過去的光榮。重新佔着重要的位置。成爲促進世界大同的一枝最勁最強的生力軍。

王新命 何炳松 武培幹 孫寒冰 黃文山

陶希聖 章 益 陳高備 樊仲雲 薩孟武

研究

釋素問九州九竅之文

汪 東

素問生氣通天論曰。『其氣九州九竅五藏十二節。皆通乎天氣。』王冰注。『外布九州而內應九竅。』德清俞樾駁之曰。『九竅與九州。初不相應。如王氏說。將耳目口鼻各應一州。能悉言之乎。今案九竅二字。實爲衍文。九州卽九竅也。九竅二字。疑卽古注之誤入正文者。』東案俞君此論。厥有四失。爾雅釋獸。白州驪。正義曰。謂馬之白尻者。別書爲醜。內則髓去醜是也。聲轉爲涿。三國志周羣傳。先主嘲張裕多須云。諸毛繞涿居乎。廣雅州豚皆訓爲臀。此則州之訓竅。本指隱微。豈有視聽之官。共用私褻之號。其失一也。本篇諸言內閉九竅。九竅不通。九竅爲水注之氣。是別有九竅之文。不應於此忽然改例。其失二也。六節藏象論。其氣九州九竅。皆通乎天氣。若復刪剗九竅。甯須並承之辭。且下言三而三之。合則爲九。九分爲九野。九野爲九藏。注。九野者。應九藏而爲義。假令州訓爲竅。野當何解。其失三也。靈樞邪客篇曰。地有九州。

人有九竅。偶語分疏。較然明白。其於經水白。經脈十二者。外合於十二經水。足太陽外合於清水。足少陽外合於渭水。足陽明外合於海水。足太陰外合於湖水。足少陰外合於汝水。足厥陰外合於澗水。手太陽外合於淮水。手少陽外合於漯水。手陽明外合於江水。手太陰外合於河水。手少陰外合於濟水。手心主外合於漳水。準是推尋。十二經既合十二水。九竅何緣不可外合九州。蓋醫家者流。始出於巫。後世分涂。猶多持陰陽天地五行之說。玄蹟難稽。時近荒眇。不觀大體。徒執單詞。其失四矣。

金匱要略今釋序

徐瀛芳

往在故都。聞上海設國醫學院。主教事者爲陸子淵雷。心儀焉而未悉其詳也。方是時。余竊疑我國醫術。渺漠寡效。非融會遠西實驗之學理。推闡漢唐遺籍。馴繹海內靈祕方藥。樹堅固獨立之基。終不足自存。逾歲。始草醫學平論十篇。揭其宏旨。亦未敢自炫於人。施君今墨適見而躋之。遽驅車造訪。得此印證。心稍稍慰。金陵奠都。遂返故山。戊辰之冬。遭逢寇警。短衣躡屨。與悍寇相角於草莽間者。三越月。翌年乃走南昌。懸壺自給。偶覽淵雷傷寒論今釋。折衷歷代注家。益以東邦諸師之說。而以融會遠西學理爲歸。不圖平論之旨。淵雷竟先我而成偉業。此心此理之同。不必待諸異代也。去夏檢草寄淵雷。淵雷狂喜。題語崇飾逾分。冬初始相見於新都。其心虛甚。而容簡穆。而思沉刻。居數日別去。意猶惘惘。頃以金匱要略今釋稿成。遠寄相晤。且屬爲之序。夫仲景遺文。自永嘉喪亂。零落特甚。厥後江左易姓擾攘。其文物有時尙不及

北朝。方脈家矜貴抱守。授受各異。唐興。遠蒐西土三藏。與醫典未遑從事。故千金外臺。不過成一家言。孫思邈猶於著千金翼方時始獲見傷寒論也。天寶早亂。文化日衰。終唐一代。絕少發皇。趙宋校理醫籍。斯學乃漸昌明。據書錄解題。謂金匱要略。爲王洙從館閣蠹簡中錄出。似前此因視傷寒論之破碎爲尤甚。未會並行於世。歷代注家。亦強半塗附而已。今淵雷之詮釋。體例略同傷寒論。其孤詣殆尤過之。如開端見肝之病知肝傳脾諸語。不過綴拾殘篇者之生剋贅辭耳。淵雷釋之。謂內經以愉悅舒暢爲肝德。憂愁鬱怒爲肝病。以脾主爲胃行其津液。又多包括消化器官全體而混稱脾。是古書言肝。秦半指神經。言脾乃指胃腸吸收功用。蓋愉悅則神經舒暢而消化王。憂愁鬱怒則神經受刺激而阻礙消化。是之謂肝病傳脾。從而觀縷其說。抽思騁辭。曲盡事理。固已神奇腐朽矣。至釋婦人轉胞條。取脈經及病源候論所引仲景語。參互攷訂。以證金匱之文。印以遠西學理。冥想符契。無待牽合。以胞爲旁光之脬。非裏兒之胞。以肥人今瘦。莢膜空滅。腎臟遊走下降。致輸尿管屈折。而解胞系了戾。則巢源所謂外水不得入。洩不得出者。得此不啻若繪想象圖。至是而知今日解剖生理病理諸學。誠與漢唐古義多不相背馳。而全書精蘊。顧猶不僅此。其善讀書也。在以古籍疏證古籍。不爲鑿空傅會。使音訓義理。渙然冰釋。近數百年中。自石龐王氏讀書雜誌而外。殆無儔匹。其刺取新義也。既定統系。則理無古今中外。皆可任我去取。非影響比附。以隻義新穎自矜。方其片語未安。矯首凝神。其中若有大不得已者在。及至迻然有得。落筆淋漓。幾疑古人來相告語。故其爲書。包含萬彙。非專攻古學及西學者所能範圍。然則余於淵雷之纂言也。夫何間然。余與淵雷治醫宗旨相同者。非得諸上下其議論之時。皆見其文而後識其人。而淵雷精力造詣。已倍隄於余。則

淵雷之羅致簡練。所以益吾知而節吾腦力者。受賜實多。而來學之所得於淵雷者。當更何如。此殆釋氏所謂法施者與。余懶廢。譚於爲學。恫政教之失修。自審無致力斯人之會。然猶時與淵雷通一紙書。研絕學於舉世不爲之日。覲然謂精神報國。不後於闕劍長槍之倫。淵雷其謂之何。因自忘其陋。書此歸之。中華民國甲戌歲。大寒節之夕。修水徐舒蓴瀛芳拜撰。

金匱今釋外序

陸淵雷

我的金匱今釋。搖旗吶喊了五六年。好容易。總算出版了。在這五六年中。四方愛讀者紛紛函詢出版期。鄙人往往估量着可以出版的時期。作書答復。豈知到了那時。依舊不能出版。這種情形。已經屢次不一次。在函詢者果然是失望而懊恨。在鄙人也是慚愧而抱歉。還有幾位中醫界聞人。在性行上學術上與鄙人不大合式的。放出空氣說「陸淵雷的傷寒今釋。給他哄動了一般人。這金匱今釋可沒有本領編成了。你看他屢次空言搪塞。只聽樓梯響。不見人下樓。這書是不會出版的了。」這些空氣。時常吹到鄙人耳朵裏。倒很覺得心領感謝。爲什麼呢。傷寒今釋出版的太倉卒了。出版之後。有好幾處地方。自己覺着不對。要想修改。書已印出了來不及。真叫做悔之不迭。而且傷寒今釋的虛名鬧的太大了。樹大招風。很有幾次給人家駁難攻擊。諸君想必也有見過的。那些駁難的文字。雖然免不了意氣謾罵。却也有幾分說得對的。鄙人平心靜氣看來。也有自己正要修改的地方。沒有說出。給駁難的人先說出來。不過他人說的。總不如我自

己心上所蘊蓄的。來得切實而深刻罷了……傷寒今釋是三年前脫稿的書。現在看來。已經這樣自己不滿意。假使現在修改了重印。再過數年。當然又有不滿意的地方發現了。這因為學問之道無窮。凡是用功的人。皆有月異而歲不同的進步。所以往昔的學問。必待晚年定論。然後把著作印出來。朱晦庵老病到了臨終的一天。還強起修改大學的誠意章。這種舉動。一半雖是愛惜毛羽。不肯落人家褒貶。一半也是古人的淳厚。不肯把錯誤的學說誤人啦。現在人心不古。賣書只想賺錢的。果然談不到此。鄙人總算不合時宜。不肯鈔剪成書。把原稿改了又改。一部書弄了三五年。加之忙而懶。這是出版遲緩的原因。可是比了古人那樣的審慎。相差還遠哩。現在既已出版了。這些話也不必再說。在此做一篇外序。給讀者諸君解解悶。

中國書的體例。只有「內篇外篇」。「內集外集」。從來沒有什麼外序。不錯。這外序的名目。是鄙人一時杜撰的。不過一篇白話文。談不到體例。談不到引經據典。現在的新文學家。隨便寫寫。韻都不押。也可以算「詩」。那我杜撰一個外序的名目。說不定也是一種新文學哩。外序的主意是什麼呢。一部書的序。原是說明著書的宗旨與經過的。我這金匱今釋。已請徐君瀛芳施君今墨各做了一篇序。自己也做了篇自序。一齊印入原書裏了。不過金匱今釋。自己當他是規矩。矩一部書。那自序也得有個體例。凡是瑣屑地方。體例上不便寫進去。但是多數愛讀拙著的朋友。都表示着十分親熱。簡直是未經謀面的知己朋友。那麼。我著書以及印書時的一切甘苦曲折。也得向朋友談談。這些朋友既是散處四方而難以謀面。只得用筆墨代替談話。這就是外序的主意了。

金匱今釋最初的屬稿。是在戊辰年八九月間。鄙人在「中國醫學院」教課。就把今釋做講義。自序裏已經說過了。那時上海有兩個中醫校。一個是「上海中醫專門學校」。戊辰年春天。這校裏找鄙人去教過內經與傷寒論。傷寒今釋便是此時創作的。中國醫學院的創辦人王一仁秦伯未章次公三君。都是中醫專校畢業生。在母校裏當教員。因為母校太守舊。請求革新而不許。三君乃攜帶一部分學生。喊着革命口號。出來創辦這中國醫學院。因此。兩校處於競爭敵對地位。彼此想羅致好教員。撐場面。要不然。中醫專門學校也不致於找鄙人去教課了。鄙人在專校教了半年。不繼續了。其間曲折。略見陸氏論醫集。及本刊第三期高君礪莊來函後附注。此時王君一仁已回浙江原籍。中國醫學院由秦君伯未主持。章君次公副之。秦君知鄙人已離專校。即囑章君邀聘。鄙人初則婉辭。蓋深知中院與專校居於敵對地位。鄙人雖離去專校。在人情上不便翻然就其敵校故也。乃專校有男女管理員各一人。與鄙人同時離職。其男管理員是鄙人國學舊生。家貧不可失業。囑鄙人勉就中院。以同時聘用該男女管理員為條件。秦章二君遽允之。於是鄙人又做了中國醫學院教員矣。鄙人在專校。原教內經與傷寒論。中院則秦君自己是內經專家。乃令鄙人教傷寒金匱。秦君問我云。「傷寒本有講義。請用舊稿續編下去。但編講義是苦事。金匱就用尤氏心典作課本。不必勞神另編了。」——秦君的辦學校著醫書。鄙人就佩服他一個簡字。就是論語「居敬而行簡」的簡。所以很省力而成就很多。鄙人草兩種今釋。以及後來承乏上海國醫學院。字字處處要實牢實作。弄得吃力萬分。出品却很少。秦君叫我勿編講義。也是簡字法門中的一點兒啊。——金匱課講義是不編了。用尤氏心典作教本了。可是講授時候。決不是一字一句的照書說法。

自然要把我自己的見解說出來。有時候講的人講得出了神。聽的人也聽得出了神。教室裏只聽到陸淵雷的怪聲厲氣。與沙沙粉筆黑板之聲。外面打下課鐘。都會不聽到。有時講的與尤注衝突了。學生便嫌課本不佳。問「何不選更佳的課本。」鄙人答以「現成的金匱注本。這心典要算最平正最清徹了。若要帶科學理解。更佳的課本。那是買不到。只在我肚子裏。」那班學生便扭股糖似的要求也編講義。却不過。便動起筆來。這是草創金匱今釋的事實。可是一動了筆。就費事了。光是口講。可以說個大意。有些原文出處。一時記不起來。都不必翻檢。動了筆。那是黑筆落到白紙上。處處須得尋根究底。絲毫不容含糊。所以一兩個鐘點的課業。往往費整天的工夫編講義。這種苦况。與次公常常談說。旁邊伯未聽着。暗中好笑。笑我不懂得簡字法門。（未完）

胃腸加答兒之漢方療法（譯自日本皇漢醫界五十一期）

陳史六譯

胃腸加答兒病源之範圍。非常廣泛。凡暴飲暴食、中毒、寄生蟲、先天性之胃弱運動不足。或小兒疫利等症。皆足誘起消化不良。食物變敗醱酵而生毒物。血液吸收之而起自家中毒。胃腸加答兒。於焉發生。又有其他病患。胃部起反射的痙攣。而致此病者。

以上理論。詳細縝密。姑置不論。茲特就急慢性胃腸病之漢方療法以說明之。

漢醫謂腹者生之本。故百病多根據腹部為治。而腹部以消化器為最重要。故消化器不第為全身之兵站部。且與

諸臟器有密接不離之關係。假令消化器一旦有病。則其他臟器即發生障害。而諸臟器有病。其證候殆八九現於腹部。病者雖不（自覺）而醫者反能診察其病源之所在也。

病篤之人。生死難以逆料。其希望之有無。惟取決於腹與脈二者而已。若按腹部有力。則有生望。反是。則危殆居多。先哲有云。胃氣盛則神。胃氣衰則危。此之謂也。

消化器之與呼吸器。同在身之內部。亦同與外界之物相接觸。但成病之由。有單純與複雜之異。蓋呼吸器之呼吸。外界空氣。凡人皆同。故症狀單純。而消化器則因嗜好不同。貧富有別。食物因之各異。故病情較為複雜也。若欲一一細別其證狀。而處適當之方劑。實為困難之事。

漢醫治法。惟知注重對證處方。而於鑑別病名。往往不甚措意。其處方之標準。則根據於基本診斷——腹診法——故病名在西洋醫學無論何種名稱。而漢醫皆得而愈之。茲舉方名腹診及其方之適應證如次。（此但對於消化器而言者）

漢方之公開

左列之方。皆一日之量。水二合五。煎至一合去滓。再分三次空腹服之。

1. 葛根黃芩黃連湯

葛根（十九克） 甘草（五克） 黃芩（七克） 黃連（七克）

此方治熱性下利有效。如發熱吐下瘳擊昏睡一時發作而劇者。尤佳。急性胃腸加答兒。從項背掣張心下痞心悸。充進。有此病狀。本方亦適用。

2. 厚朴三物湯

厚朴（六克） 枳實（三克） 大黃（二克）

便便大腹之富商大賈。或肥胖人。其外觀似康健。但彼常訴腹痛便秘。及其他種種障害。用本湯則宿疾得次第消失。

方中大黃爲下劑。其始卽用大量。有腹痛之流弊。故最初只用一克。漸次增加。至相當之地步。故有時亦有增至十克者。

3. 人參湯（每次必須溫服）

人參 白朮 甘草（各九克）

此方之組織性。與上方適相反。凡人體衰弱手足冷者用之。故雖有腹痛便秘諸症。而大黃不得用也。蓋此方之適應症。凡診腹部鬆。而無腹皮顏色不佳。而下利者速效。

4. 半夏瀉心湯

半夏（十克） 甘草 人參 乾姜 黃芩 大棗（各五克） 黃連（二克）

病者心下痞。按之硬。面色蒼白。頗類似胃癌初期。此方得以治之。即遇有初起之胃痛。此方亦能治之。余（著者自稱）對此種重患。九日間而全治之經驗。曾有之。

5. 當歸芍藥散料

當歸 川芎（各三克） 茯苓 白朮（各五克） 澤瀉（七克） 芍藥（十克）
宜加酒煎溫服。

患者左右直腹筋（臍之兩側豎起筋肉）用腹診法。兩平按之。右側不痛。或微痛。而左側則比較緊張。按之作痛。臍之周圍或臍下。觸之有不甚堅硬之塊。凡此等證狀。不問其何種病。概可以本方治之。但本方於慢性胃腸病最為適合。

原來本方因多用於婦人病之關係。故應用於婦人之胃腸病。尤為適當。而於貧血性者更有奇效。
6. 桂枝茯苓丸

本方腹診。與前說之當歸芍藥散同。惟本方於貧血性者則不能用。如多血質之身體。大黃用一克。漸次增加。

柴胡治瘧之探討

中山黃仲賢

柴胡治瘧。歷代醫家。皆無異詞。至葉天士王士雄之徒。矜奇炫異。別出心裁。治瘧獨闢柴胡。甚且視柴胡如鴆毒。棄去唯

恐不遠。當葉王倡之於先。則有吳(鞠通)章(虛谷)邵(新甫)韓(善徵)等繼之於後。一唱百和。相扇成風。流毒至今未絕。當此之時。排斥葉王之說者。徐靈胎最力。其言曰。

凡古聖一病。必有一主方。於瘧疾小柴胡湯主方也。瘧象不同。總以此方加減。或有別症。則不用原方亦可。蓋不用柴胡。而亦有可愈者。固有此理。若以為瘧。而斷不可用柴胡。則亂道矣。乃葉老治瘧。禁用柴胡。雖經叛道。真出人意表矣。——見徐氏八種

靈胎之說是也。蓋沉迷葉王之說。禁用柴胡者固非。而泥守古方。概施柴胡者亦未是。楚則失矣。齊亦未為得也。今欲知柴胡治瘧之標準。必先探討柴胡之作用。

東邦荒木忠郎曰。柴胡於漢藥解熱地位。頗為重要。其用於治瘧方面。尤為廣泛。台灣瘧疾。及黑水熱患者。有特殊偉效。又對於瘧疾治療。可為金雞納霜之代用藥。且服用柴胡。并無何等副作用。及使用上之禁忌。——見皇漢醫學第三十三號

淵雷夫子曰。嘗記胡定安(西醫)見中醫用柴胡劑。治瘧而效。因言柴胡之有效成分。與奎甯(按即金雞納霜)同。胡之言不知是否出於化驗。使其言然。中醫之用柴胡。有他藥相配合。更有宜用柴胡之證候。然後用之。終不若西醫之一見瘧。即用奎甯也。——見醫報第一卷第二期

按荒木忠郎謂柴胡可為金雞納霜之代用藥。可見柴胡確具解熱之功效。胡定安謂柴胡之成分與奎甯同。攷奎甯為

西醫之解熱藥。亦西醫認爲瘧疾之特效藥。柴胡之有效成分。既同奎寧。則柴胡治瘧。已佔重要之地位。

吉益東洞藥徵曰。脅下痞硬。本草綱目柴胡部中。往往以往來寒熱。爲其主治也。夫世所謂瘧疾。其往來寒熱也劇矣。而有用柴胡而治也者。亦有不治也者。於是質之仲景氏之書。其用柴胡也。無不有胸脅苦滿之證。今乃施諸胸脅苦滿。而寒熱往來者。其應猶響之於聲。非直瘧也。百疾皆然。無胸脅苦滿證者。則用之無效焉。然則柴胡之所主治也。不在彼而在此。

按吉益東洞謂柴胡治瘧。當施諸胸脅苦滿。而往來寒熱者。又謂無胸脅苦滿者。則用之無效。如此。則柴胡實治瘧疾之有胸脅苦滿者。一語破的。掃盡糊模影響之談。解決柴胡聚訟之點。然胸脅何以苦滿。曰。是因肝脾滕三臟腫大。及胸脅部之淋巴腺腫脹結硬。亦因發熱時。血液之熱勢高張。淋巴分其熱勢。淋巴壅熱。水液失流行之常。以致淤塞停留故也。餘杭章太炎先生。攷證淋巴系統。卽古書所謂三焦。三焦之經爲手少陽。故胸脅苦滿。爲少陽證。柴胡之作用。能疏導淋巴。故柴胡爲少陽藥。

既知胸脅苦滿。爲用柴胡治瘧之標準。然胸脅苦滿。是肋骨弓下有困悶之自覺證。與心下痞之胸部充血者。截然不同。淵雷夫子曰。用柴胡之證候。在古醫書曰胸脅苦滿。此滿字。須讀作悶。意卽胸口自覺氣悶也。然通常之胸悶。由於胃病。其悶之重心在當心口。此非柴胡所主。宜黃連黃芩之類。胸脅苦滿之悶。重心乃在兩旁肋骨之內。似脹似痛。又似窒塞。甚者以指頭沿肋骨圈下。向上挖按。則堅硬而痛。若是者。爲柴胡之的證。瘧疾最多此證。故瘧疾之用柴

胡最多。初非一切瘡。皆宜柴胡也。——見醫報第一卷第二期。吾師解釋胸脅苦滿之證狀。是從臨床實驗。直捷說出。最為確實精當。且謂瘡疾最多此證。故瘡疾之用柴胡最多。臨床方。準此爲則。則鑊錘在手。規矩從心。雖不中不遠矣。未審一般葉王信徒。終其身不敢用柴胡治瘡者。試一讀斯篇。其亦翻然覺悟乎。

可怖之黑熱病

王完白講
許素素記

黑熱病西名卡拉阿薩。俗名痞塊病。發源於印度。數年來傳入中國。最近我國江蘇北部。及毗連鄰省。流行甚盛。閩淮陰區行政督察專員趙舒之呈文中語。謂最烈之流行區域內。病者竟達居民百分之二十五云。方今交通便利。卽大江之南。亦隨時有侵襲之虞。吾人應共同注意爲要。

原因。此症病原爲一種動物性之原蟲。係一九〇三年李希曼及唐乃文二氏所發明。形略橢圓。染色後其細胞液呈藍色。大核色微紅。紅核色深紅。此蟲多寄生在單核白血球內。患者以年幼者爲多。就吾國人病此者之統計。則一至十歲佔百分之三十一。十一至二十歲佔百分之四十。二十一至三十歲佔百分之十八。三十一至四十歲佔百分之八。四十歲以上之患者。則絕無而僅有。

症候。脾臟非常脹大。有時影響及肝。肢體消瘦。有不規則之發熱。多有一日升降二次者。往往持續至數月之久。皮

膚色素沉著。漸顯灰黑色。且有進行性貧血。又極易出血。如鼻衄。齒齦出血。甚至成爲走馬牙疳。亦有併發痢疾。枝氣管炎。膿毒病者。

診斷。此症脾臟脹大。頗與白血病相類。但白血病之白血球必增多。此症則白血球反減少。平時白血球與紅血球之比例。爲一比五〇〇。黑熱病則一比一〇〇〇。甚者一比一五〇〇。同時紅血球及血紅素亦皆減少。此外瘧病亦有脾大狀。然驗血可覓得瘧原蟲。又日本血吸蟲病。脾亦脹大。但驗糞有血吸蟲卵。可資區別。本病若能抽脾血檢查致病之原蟲。最爲準確。特手續較繁耳。茲舉一最簡易之鑒別法於後。

預備小試驗管一支。先入蒸餾水二西西。再刺病者耳垂或指尖。擠出血二點。滴入試驗管中。震盪之。向明亮處照視。則顯渾濁之乳狀沉澱。此爲黑熱病之特徵。

治療 救治本病之特效藥。爲酒石酸銻鈉。百分之一當量鹽溶液。注射靜脈內。成人分劑先以一西西起。隔日一次。每次約增加半西西。漸可加至十西西。如現成製就之「新斯銻波霜」一則施用便而收效速。更爲妥當。惟費較昂耳。

預防 傳染本病之媒介物。臭虫蚤蠊蚊蠅。均有可能性。按最近報告。多數學者認白蛉子爲該原虫之攜帶者。故應厲行清潔。撲滅害虫。已病之人。能與隔離最妥。病者衣服食具。須嚴密消毒。庶不至蔓延也。

案黑熱病在江北流行甚烈。已引起全國之注意。此文由許壽平君寄來。亟爲發表。商務印書館有李入林編之瘧病診療法。價兩角。可一讀。諸君對此病如有高見。請不吝賜教。當儘先刊出。 編者

滯雷案。此病患者多小兒。乃即中醫所謂疳。昨有某君來函質問。鄙人答之。雖着墨不多。已指出大體。本期不及排入。當於次期刊出。讀者幸注意正吾謬語。醫學幸甚。

臨證雜記（續）

謝誦穆

（四）出血與熱度之升降

真傷寒初期之鼻出血。能一時性的略減熱度。真傷寒劇期之腸出血。則自攝氏四十度左右之高度。一落千丈。突低至常溫以下。故真傷寒熱度突然低落者。當注意其是否腸出血。腸出血者。多不救胃大出血肺大出血後。熱度增高。脈搏強大者。施治較棘手。

（五）真傷寒熱度與脈搏之相差

真傷寒之熱度增高時。脈搏之數亦增加。熱度與脈搏。常成正比例。若熱度極高。脈搏轉遲。或熱度低而脈搏極數。皆為心臟衰弱。極危險。

（六）不易退淨之稽留熱

真傷寒及產褥熱之高熱減低後。胃腸等不快之症狀已去。常繼續發一種輕度之熱。熱度並不高。每日上午熱略減。下午或夜間略升。其升降在一度之內。此種熱極不易退淨。與以大量之退熱藥。熱雖略退。已而復如故。或反升騰。宜以調

理脾胃之藥爲主。以扶其元氣。而佐以銀柴胡青蒿白薇等。則退淨較易。

(七) 乾蟾皮作強心藥

乾蟾皮中含有極少量之蟾酥。舊時以蟾酥合臥龍丹等。近代研究所得。知蟾酥有強心之作用。純粹之蟾酥。價甚昂。尋常湯劑。不如用乾蟾皮爲妥。蟾皮合附子等。治心臟性水腫極效。水腫之先發於頭面者。屬於腎臟病。水腫之從下肢腫起者。爲心臟病。治腎臟病之水腫。亦宜兼用強心藥。以腎臟病往往併發心臟病。且強心藥能增高血壓。亦能奏利尿之效。壽守型先生言。有友人病心臟性水腫。醫者日進五皮飲之類。腫不少減。某西醫爲之注射強心劑。一劑而腫去其小半。此友遂大嘗中醫。孰知中醫固有極可恃之強心藥。其如此醫之不用何。

(八) 甘松治胃神經痛

胃神經痛。卽俗所謂肝胃氣痛。病者以婦人爲多。舊時以芳香藥治之。其實不外麻醉之作用。甘松有麻醉性。治胃氣痛甚效。與製香附同用。尤良。用之於婦人之痛經。以及痢疾之腹痛。皆有捷效。蟾皮與甘松之功效成分用量等。詳章次公師之中國藥物學。此書尙未完成。現爲本處遙從講義之一。

(九) 赤白雞冠花治痢疾

淵雷夫子云。赤白雞冠花可治痢疾。試之良驗。(未完)

單方二則

蔡子模

如人入鄉村。無故被村犬咬傷。出血不止。將浸胖蠶豆。搗爛敷之。血立止。且不潰不腫。如無浸胖者。即以生乾蠶豆。嚼爛。其效亦同。

如咳嗽日久。肺部極虛。喉乾少痰。一切痰白不潤。或無苔。脈已細軟者。將南北雜貨店中所賣之洋菜。剪斷入水燉烱。和白糖少許服下。極效極效。蓋此物能補氣液。而又化痰也。

溫病論衡

謝誦穆

引言

溫病之書。至清而始盛。林林總總。蔚爲大觀。師以是授其徒。徒以是說病家。耳有聞。聞溫病。口有道。道溫病。噫。清代溫病之說。何其深入人心。若斯之甚耶。余嘗集溫病之書而讀之。覺古人之所謂溫病。或異於後世之所謂溫病。而一時一代之說。亦有自相矛盾。岐之中復有岐者。乃知中醫學說之未經科學整理者。固極籠統龐雜凌亂之致。而所謂溫病者。亦居其一焉。夫致力溫病者。如此之衆。而溫病學說之籠統龐雜凌亂。乃治絲而益紊。此無他。靈府爲舊說所錮蔽。不能奪門而出耳。蘇子瞻之詩。有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之句。故目光不凌駕溫病之上者。決不能澈溫病之底蘊。古人之馳騁於溫病藩籬之內。終身迴旋如轉磨者。皆徘徊廬山。不越雷池一步者也。近世名家之論溫病。多發前人所未發。如章太炎先生之論濕溫。淵雷夫子之論濕溫風溫。章次公師之濕溫平議。皆直薄古人之壁壘。余雲岫氏之溫熱

發揮。亦不得執中西之成見而廢之。

清代論溫病者。葉桂吳瑭爲首領。葉吳之溫病。以漠不相關之前賢學說爲甲盾。盲左之所謂蒙馬以虎皮。而章太炎先生之所謂懸牛頭。賣馬脯者也。徐靈胎難經釋自序曰。此書（指難經）之垂。已二千餘年。註者不下數十家。皆不敢有異議。其間有大可疑者。且多曲爲解釋。并他書之是者反疑之。則豈前人皆無識乎。殆非也。蓋經學之不講久矣。惟知溯流以尋源。源不得則中道而止。未嘗從源以及流也。故以難經視難經。則難經自無可議。以內經之義疏視難經。則難經正多疵也。由徐氏之說引申之。則以葉吳之目光視葉吳。則葉吳之溫病。自無可議。以科學視葉吳。則葉正多疵也。且溫病之範圍頗廣。不僅葉吳等數家而已。古代發揮溫病之學說。有在葉吳之外者。葉吳之溫病。不過溫病學說之一部分。尙不足爲全體溫病學說之代表。則以在葉吳之外之溫病學說。與葉吳相比較。亦可以見溫病學說之異同。作者以客觀之態度視溫病。讀此文者。望亦以客觀之態度出之。

（一）溫病學說思想之變遷

欲知溫病學說思想變遷之痕跡。自必從內難仲景等敍起。然着筆之時。當從內難仲景之本義。作一樸實之敍述。凡清醫對於內難仲景之註解。當一律屏去。蓋內難仲景之條文。雖猶是內難仲景。然清醫對此條文之註解。則爲清醫一時代之思想。爲清醫一時代之見解。內難仲景之條文。雖巍然仍舊。而對此條文之思想。已有變異。條文雖是。思想已非。內難仲景之條文。與清醫之註解思想。當分拆爲二。不能揉合爲一。故敍述內難仲景之思想時。不能闖入清醫之註解。換

言之。即不能攙入清醫之思想。若一攙入清醫之思想。則是以清醫之目光。觀察內難仲景之條文。則吾所敘述者。乃變爲清醫之思想。乃清醫對此條文之思想。無形中已失去內難仲景之本義。而於內難仲景之真面目。大有損害。無形中已跌入清醫之窠臼矣。故清醫筆舌之涉及內難仲景處。雖所說爲遠在清醫以前之內難仲景。亦當移後數千年。於敘述清醫時敘述之。且敘述內難仲景時。若附述清醫對此條文之思想。則支支節節。是非蕪雜。足以擾亂讀者之視線。溫病之學理。並不高深。惟其學說之龐雜。則居於第一位。敘述者有千頭萬緒。不知從何說起之苦。今一以時代爲綱領。某時代之言論。必歸入某時代敘述之。則按部就班。秩序井然。古代溫病之學說。雖不止內難仲景。特舉內難仲景以爲例。歷代對於內難仲景之註解。雖不止有清一代。特舉有清以爲例。——以下述溫病學說思想之變遷。

●提要

本節所述。曰內經難經仲景叔和巢元方孫真人王素朱肱李東垣張雲岐王安道汪石山趙獻可陶節庵王肯堂方廣喻嘉言張石頑周揚俊葉天士薛生白吳鞠通章虛谷王孟英陳祖恭柳寶詒戴北山陸九芝等。凡二十七家。自巢元方至張雲岐。其學說尙未離內難仲景叔和之範圍。王安道以後。始標新立異。而溫病之學說大變。遜清葉天士。既竊取前人之緒餘。復特創溫邪上受首先犯葉肺傳心包之溫病。前乎葉天士者。無正式視此種疾病爲溫病。自者天士目之爲溫病。而溫病之學說又大變。元和陸九芝先生。著世補齋醫書。痛論葉氏之非。而溫病之學說。又爲之變動。溫病學說思想之變遷。其大略如此。至詳細之狀況。當於本節之結論中述之。自內難至柯韻伯。皆撫拾舊說。略加校勘。而走筆匆匆。

必多不盡不妥處。關於葉天士一部分。以其爲葉派溫病之渠魁。故百忙中略加考徵。世傳之葉氏溫證論。猶不及敘述。當於下期詳之。余以爲論溫病者。必當定肺胃兩字爲關鍵。此意於敘述葉天士之學說時。略發其凡。讀者幸稍留意。

●內經之溫病觀

生氣通天論曰。冬傷於寒。春必病溫。

金匱真言論曰。夫精者身之本也。故藏於精者。春不病溫。

此內經論溫病之原因也。冬傷於寒。冬不藏精。內經認爲病溫之原因。

論疾診尺篇云。尺膚熱甚脈盛躁者。病溫也。其脈盛而滑者。病且出也。

平人氣象論云。人一呼脈三動。一吸脈三動而躁。尺熱曰病溫。尺不熱脈滑曰病風。脈澀曰痺。

評熱病論云。帝曰。有病溫者。汗出輒復熱。而脈躁疾。不爲汗衰。狂言不能食。名爲何。岐伯曰。名陰陽交。交者死也。

玉版論要曰。病溫虛甚死。

此內經論溫病之脈證。及其危證。

熱論篇云。凡病傷寒而成溫者。先夏至日爲病溫。後夏至日爲病暑。

此內經論病溫與病暑之分別也。以夏至之先後爲別。則此兩病分別之要點。僅在時令耳。

熱論篇曰。今夫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

則內經之所謂熱病。與傷寒直無分別。又前所引凡病傷寒而成溫一段。由傷寒可成爲溫。溫與暑又只是時令之分別。則所謂熱病傷寒病溫病暑四者。其界限實未嚴格分清。內經對於溫病之觀念。如是如是。熱論篇論巨陽陽明少陽等六經。與仲景所論之六經。從比較上觀察。並不相同。（此意見淵雷夫子傷寒論今釋。）別有刺熱篇論肝心脾肺腎五臟熱病之證狀。及刺法。以無關宏旨。略而不陳。

●難經之溫病觀

難經五十八難曰。傷寒有幾。其脈有變否。然傷寒有五。有中風。有傷寒。有濕溫。有熱病。有溫病。其所苦各不同。中風之脈。陽浮而滑。陰濡而弱。濕溫之脈。陽濡而弱。陰小而急。傷寒之脈。陰陽俱盛而緊澹。熱病之脈。陰陽俱浮。浮之而滑。沉之散澹。溫病之脈。行在諸經。不知何經之動也。各隨其經所在而取之。（濕溫之脈三句。疑在傷寒之脈三句下。）

此難經論傷寒之種類與脈象也。難經之傷寒。其一爲總名。其一爲分證。傷寒熱病溫病。皆爲分證。同隸於傷寒之下。其界限較內經爲明晰。其意義亦稍有變更。難經之中風爲熱性病。又別出一濕溫。爲內經之所無。

●仲景之溫病觀

傷寒論云。太陽病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爲溫病。若發汗已。身灼熱者。名曰風溫。風溫爲病。脈陰陽俱浮。自汗出。身重多眠睡。鼻息必鼾。語言難出。若被下者。小便不利。直視失溲。若被火者。微發黃色。劇則如驚癇。時痰涎。若火薰之。一逆尙引日。再逆促命期。

仲景之溫病。爲太陽病之一。與中風及狹義之傷寒。同隸於廣義傷寒之下。此與難經五十八難相類。內經之巨陽。是否包含中風傷寒溫病。無明文可徵。仲景之風溫。爲內難之所無。而難經之濕溫。則仲景之所闕。後人以瘧濕腸之濕當濕溫。則仲景未明言。

●王叔和之溫病觀

王氏傷寒例曰。冬令嚴寒。中而卽病者。名曰傷寒。不卽病而伏藏於肌腠。至春變爲溫病。至夏變爲熱病。熱病者。熱極重於溫也。是以辛苦之人。春夏多溫熱病。皆由冬時觸寒所致。非時行之氣也。若更感異氣。變爲他病者。當依兩感症病而治之。如脈陰陽俱盛。重感於寒者。變爲溫瘧。陽脈浮滑。陰脈濡弱。更遇於風。變爲風溫。陽脈洪數。陰脈實大。更遇溫熱。變爲溫毒。溫毒爲病最重也。陽脈濡弱。陰脈弦緊。更遇瘟氣。變爲溫疫。脈之變證。方治如法。（論脈處從難經套出）

內經之冬傷於寒。春必病溫。爲後世伏氣溫病說之祖。叔和之說。則較內經尤詳細。尤顯著。（伏氣溫病與外感溫病。詳第五節。）叔和所說之病。有傷寒溫病熱病溫瘧風溫溫毒溫疫七種。此七種病。平列而不相統。與難經仲景有異。傷寒溫病熱病三者。其原因皆由於寒。惟傷寒爲中而卽病。溫病熱病。則非中而卽病耳。此三種病。從原因上可歸爲一類。叔和謂至春變爲溫病。至夏變爲熱病。其意與內經熱論篇先夏至爲病溫。後夏至日爲病暑者相類。溫瘧風溫溫毒溫疫四種。由更感異氣所致。又爲一類。溫瘧之病。始見於內經素問六元正紀大論曰。火鬱之發。民病溫瘧。瘧論曰。溫瘧者。得

之冬。中於風。寒氣藏於骨髓之中。至春則陽氣大發。邪氣不能自出。因遇大暑。腦髓燥。肌肉消。腠理發泄。或有所用力。邪氣與汗皆出。此病藏於腎。其氣先從內出之於外也。如是者。陰虛而陽盛。陽盛則熱矣。衰則氣復反入。入則陽虛。陽虛則寒矣。故先熱而後寒。名曰溫瘧。金匱要略瘧病脈證篇。亦有溫瘧。曰溫瘧者。其脈如平。身無寒但熱。骨節煩疼。時嘔。白虎加桂枝湯主之。叔和論溫瘧之原因。與瘧論之得之冬中於風者。同其小半。內經論溫瘧發病之狀況。倡伏氣溫病者。亦視爲精金碎玉。惟內經金匱。溫瘧皆另入專篇。不與溫病并論。以溫瘧與溫病同論。蓋始於叔和。

●巢元方之溫病觀

巢氏病源第十卷溫病候曰。經言春氣溫和。夏氣暑熱。秋氣清涼。冬氣冰寒。此四時正氣之序也。冬時嚴寒。萬類深藏。君子固密。則不傷於寒。觸冒之者。乃爲傷寒耳。其傷於四時之氣。皆能爲病。而以傷寒爲毒者。以其最爲殺厲之氣也。卽病者爲傷寒。不卽病者爲寒毒。藏於肌膚中。至春變爲溫病。是以辛苦之人。春夏必有溫病者。皆由其冬時觸冒之所致也。

龔穆案。王叔和傷寒例。首引經云。此段爲巢氏轉引叔和之文。而辭皆刪略。暑病時行。皆被巢氏刪去。而於第九卷別立時氣候。卷二十三有中熱暍候。卽後世所謂中暑。與叔和之暑病不同。巢氏書獨闕暑病。

又曰。凡病傷寒而成溫者。先夏至日爲病溫。後夏至日者爲病暑。其冬復有非節之暖。名爲冬溫之毒。與傷寒大異也。有病溫者。汗出輒復熱。病不爲汗衰。狂言不能食。病名爲何也。曰病名曰陰陽交。交者死。人所以汗出者。皆生於穀。穀

生於精。今邪氣交爭於骨肉之間。而得汗者。是邪却而精勝。則當食而不復熱。熱者邪氣也。汗者精氣也。今出汗而輒復熱者。是邪勝也。汗出而脈尚躁盛者死。今脈不與汗相應。此不稱其病也。其死明矣。狂言者是失志。失志者死。今見三死。不見一生。雖愈必死。凡皮膚熱甚。脈盛躁者。病溫也。其脈盛而滑者。汗且出也。且溫病人二三日。身軀熱。脈疾頭痛。食飲如故。脈直疾八日死。四五日頭痛。脈疾喜吐。脈來細。十二日死。此病不治。八九日脈不疾。身不痛。目不赤。色不變。而反利。脈來牒牒。按不彈手。時大。心下鞕。十七日死。病三四日以下。不得汗。脈大疾者生。脈細小難得者。死不治也。下利腹中痛甚者。死不治。（冬溫之毒。係轉引叔和。）

誦穆案。此節雜引內經熱論篇評熱病篇論疾診尺篇等。而文字略有變易。

巢氏對於溫病之觀念。尙未離內經叔和之範圍。惟巢氏有溫病令人不相染易候。明言溫病能傳染。似與叔和之吞吐其辭者不同。巢氏別有溫病一日至九日以上候。論溫病之傳經。與叔和論兩感傳經者相似。叔和論兩感一段。從內經熱論篇來。殆巢氏以兩感者爲溫病也。巢氏述溫病之證候。較前人爲詳。凡二十二候。

病源卷七卷八。論傷寒諸候。卷九論時氣病諸候。熱病諸候。所述諸病候。大同小異。巢氏傷寒時氣熱病候。皆有登豆瘡一候。卽後世之天痘。獨溫病中無登豆瘡。亦可異也。然登豆瘡僅一病。而巢氏乃分屬於傷寒時病熱病三者。亦可見巢氏分此三。率強。

● 球 觀

千金方溫病方十首錄其七。

(一) 治肺臟溫病陰陽毒。頸背雙筋牽。先寒後熱。腰強急縮。月中生花方。

(二) 治肝腑臟溫病陰陽毒。先寒後熱。頸筋攣牽。面目赤黃。身中強直方。

(三) 治心腑臟溫病陰陽毒。戰掉不安驚動方。

(四) 治脾腑臟溫病陰陽毒。頭重頸直。皮肉痺。結核隱起方。

(五) 治肺腑臟溫病陰陽毒。咳嗽連續聲不絕嘔逆方。

(六) 治腎腑臟溫病。身面如刺。腰中欲折。熱毒內傷方。

(七) 治溫毒攻胃。下黃赤汁。及爛肉汁。赤滯下。伏氣腹痛諸熱毒方。

千金方溫病不立專門。附於傷寒之內。孫氏之意。蓋以溫病與傷寒爲同類也。五腑臟溫病。爲前此所未見。僅內經熱論篇有五藏熱病。然病狀不同。千金每病下係以陰陽毒三字。亦奇特。

又萎蕤湯主治云。風溫之病。脈陰陽俱浮。汗出體重。其息必喘。其形狀不仁。默默但欲眠。下之者。則小便難。發其汗者。必讒語。加燒針者。則耳聾難言。但吐下之。則遺矢便利。如此疾者。宜服萎蕤湯。

千金之風溫。與仲景之風溫。互有異同。脈陰陽俱浮。汗出體重。但欲眠。此約略相同者也。其異處。讀者可前後比較而得之。

●王肅之溫病觀

外臺祕要卷四溫病門。引巢氏病源溫病候。王氏之論病。皆以巢源爲依歸。固不僅溫病爲然。第祕要所引小品深師諸方。今皆亡佚。得祕要著錄之。則古代溫病學說之一斑。藉此而存。

溫毒病——深師。療溫毒病及吐下後有餘熱渴方。

溫熱病——古今錄驗。知母解肌湯。療溫熱病頭痛骨肉煩疼。口燥心悶者。

溫毒發斑——刪繁。療肺腑藏熱暴點方。

備急。療溫毒發斑。赤斑者。五死一生。黑斑者。十死一生。大疫難救。黑奴丸方。

冬溫——小品。葛根橘皮湯。療冬溫未卽病。至春被積寒所折。不得發。至夏得熱。其春寒解。冬溫毒始發出。肌中斑爛

隱隱如錦文。壯熱而效。心悶嘔。但吐清汁。宜服此湯則靜方。

古今錄驗。黃連橘皮湯。療冬溫未卽病。至春被積寒所折。不得發。至夏得熱。其春寒解。冬溫毒始發出。肌中斑爛隱隱如錦文。而效。心悶嘔吐清汁。眼赤。口瘡。下部亦生瘡。已自得下痢。宜服此方。

小品錄驗。春時被積寒所折。至夏而發。巢源溫病發斑候。其說相同。小品之作者不知。錄驗爲隋末甄甄權之

弟。言與巢元方同時。淵雷案。小品方。晉陳延之作。

及至以前發熱惡寒。頭疼身痛。其脈浮緊者。此名溫病也。病由冬傷於寒。伏至夏至以前發爲溫病。蓋而發也。

又云脈尺。頭疼身熱。常自汗出。體重。其息必喘。四肢不收。默默但欲眠。此名風溫也。其人素傷於風。因復傷於熱。風熱相薄。即發風溫。主四肢不服。頭疼身熱。常自汗出不解。治在少陰厥陰。不可發汗。發汗即譫言獨語。內煩躁擾。不得臥。若驚癇。目亂無精。療之者復發其汗。如此死者。醫殺之也。

兩脛逆冷。胸腹滿多汗。頭目痛苦妄言。此名濕溫也。病由濕熱相薄。則發濕溫。其脈陽濡而弱。陰小而急。治在太陰。不可發汗。汗出必不能言。耳聾不知痛所在。身青面色變。名曰重暈。如此死者。醫殺之也。白虎加蒼朮湯主之。

初春病人肌肉發斑。癰疹如錦紋而咳。心悶但嘔清汁。此名溫毒也。溫毒發斑者。冬時觸冒疹毒。至春始發。病初在表。或已發汗吐下。而表證未罷。毒氣不散。故發斑。黑膏主之。又有冬月溫暖。人感乖戾之氣。冬未即病。至春或被積寒所折。毒氣不得泄。至天氣暄熱。溫毒始發。則肌肉斑爛癰疹如錦紋而咳。心悶但嘔清汁。葛根橘皮湯主之。黃連橘皮湯尤佳。

病人先熱後寒。尺寸脈俱盛。此名溫瘧也。白虎加桂枝湯主之。久不愈者。服瘧母煎圓。

夏月發熱惡寒。頭疼身體肢節痛重。其脈洪盛。此名熱病也。病由冬傷於寒。因暑氣而發爲熱病。治法桂枝石膏湯主之。梔子升麻湯亦可選用。

朱肱所述。有溫病風溫濕溫毒溫發斑溫瘧熱病七種。朱氏之溫病。證狀雖略異。至發病之原因。仍根本於內經。自脈尺寸俱浮。至此名風溫也一段。與千金方同。其人素傷於風。至醫殺之也一段。又兩脛逆冷至醫殺之也一節。見喻嘉言醫門法律引。喻氏謂二律出脈經。今查脈經未見。（章太炎先生謂脈經云。兩脛逆冷云云。出脈經。淵雷夫子查脈經。未見此文。附辨於流行病須知之濕溫篇中。）朱氏治溫病發斑之葛根橘皮湯。與黃連橘皮湯。為小品及古今錄驗方。見前外臺祕要引。朱氏之論溫瘧。其證先熱後寒。與內經瘧論篇同。治法用白虎桂枝湯。則宗金匱要略。朱氏論熱病。謂由冬傷於寒。仍為內經之意。淵雷案。喻之二律。出脈經第七卷不可發汗門。流行病須知乃失檢。

●李東垣之溫病觀

此事難知云。冬傷於寒。春必溫病。蓋因房室勞傷。與辛苦之人。腠理開泄。少陰不藏。腎水涸竭而得之。無水則春木無以發生。故為溫病。至長夏之時。時強木長。因絕水之源。無以滋化。故為大熱病也。是以春為溫病。夏為熱病。長夏為大熱病。而變隨乎時而已。

此事難知為李東垣口義。弟子王好古記。其云房室勞傷。本於內經。腠理開泄。本於叔和。後人謂伏邪潛於少陰。東垣則第云少陰不藏。腎水涸竭。尚未以少陰為潛邪之所。東垣以長夏為大熱病。蓋推演而得。

●張雲岐之溫病觀

張雲岐曰。傷寒汗下不愈而過經。其證尚在而不除者。亦溫病也。經曰。溫病之脈。行在裏經。不知何經之動。隨其經之

所在而取之。如太陽病汗下後。過經不愈。診得尺寸俱大者。陽明溫病也。如胸脇痛汗下後。過經不愈。診得尺寸俱強者。少陽溫病也。如腹滿噎乾。過經不愈。診得尺寸俱沉細者。太陰溫病也。如口燥舌乾而渴。過經不愈。診得尺寸俱沉者。少陰溫病也。如煩滿囊縮。過經不愈。診得尺寸俱微緩者。厥陰溫病也。隨其經取之。隨其證治之。如發斑。乃溫毒也。雲岐爲潔古之子。其學當有所承。此以傷寒過經不解者爲溫病也。

●王安道之溫病觀

王安道名履。爲丹溪弟子。所著有醫經溯洄集一卷。論溫病傷寒之異甚辨。後世言溫病。皆謂至劉河間始有溫病之治法。然河間但論表熱裏熱之理。其意指傷寒而言。惟安道溯洄集。始大張旗鼓。謂傷寒與溫病殊類。其施治不得相混。故溫病學說之承先啓後。安道實爲一大樞紐。然安道尙尊奉仲景。立論亦多恕辭。與刻意羅織。欲與仲景分庭抗禮者。居心不同。

傷寒立法考曰。夫傷於寒有卽病者焉。有不卽病者焉。卽病者。發於所感之時。不卽病者。過時而發於春夏也。卽病謂之傷寒。不卽病謂之溫與暑。夫傷寒溫暑。其類雖殊。其所受之原。則不殊也。由其原之不殊。故一以傷寒而爲稱。由其類之殊。故施治不得以相混。

又傷寒溫病熱病說云。凡溫病熱病。若無重感。表證雖間見。而裏病爲多。故少有不渴者。斯時也。法當治裏熱爲主。而解表兼之。亦有治裏而表自解者。余每見世人治溫熱病。雖誤攻其裏。亦無大害。誤發其表。變不可言。此足以明其熱

之自內達外矣。

安道謂溫病之熱自內達外。卽此一語。影響於溫病之治療思想者。至深且鉅。

●汪石山之溫病觀

汪氏分溫病爲伏氣與新感兩種。新感溫病。爲前此醫家所未道。

汪氏證治要訣云。溫與熱有輕重之分。故仲景云。若遇溫氣。則爲溫病。更遇溫熱。則爲溫毒。熱比溫爲尤重故也。苟但冬傷於寒。至春而發。不感異氣。名曰溫病。病稍輕。溫病未已。更遇溫氣。變爲溫毒。亦可名曰溫病。病較重。此伏氣之溫病也。又有不因冬月傷寒而病溫者。此特春溫之氣。可名曰春溫。如冬之傷寒。秋之傷濕。夏之中暑。相同。此新感之溫病也。以此觀之。是春之病溫有三種不同。有冬傷於寒。至春發爲溫病者。有溫病未已。更遇溫氣。則爲溫病。與重感溫氣。相雜而爲溫病。有不因冬傷於寒。不因更遇溫氣。只於春時感春溫之氣。而病者。若此三者。皆可名爲溫病。不必各立名色。祇要辨其病源之不同而已。

若遇溫氣。則爲溫病。是叔和傷寒例之文。石山乃誤以爲仲景之語。叔和以溫毒與溫病分列。石山則合之爲一。叔和有所謂時行之氣。石山則另立新感溫病。金元以前論溫病者。尙未離叔和藩籬。至石山則面目全異矣。

●趙獻可之溫病觀

趙氏之學。本於薛己。治病以六味八味滋水補腎爲主。其治溫病。亦歸之於腎水枯乾。

書貫云。夫傷寒二字。蓋冬時嚴寒而成殺厲之氣。觸冒之而即病者。名正傷寒。不即發者。寒毒藏於肌膚。至春變為溫病。至夏變為熱病。熱病即暑病。極熱似重於溫也。然為溫即不得復言寒。不惡寒而渴者是也。受病之源雖同。所發之時則異。且余有一法。請申之。經曰。不惡寒而渴者為溫病。不惡寒則知表無寒邪。曰渴則其腎水枯乾。蓋其人素有火。冬時冒寒。雖傷而不甚。惟有火在內。寒亦不能深入。所以不即發而寒氣藏伏肌膚。自冬至三四月之久。火為寒鬱於中亦久。將腎水熬煎枯竭。至此時強木旺。無以滋潤發生。故發熱而渴。非有所感冒也。海藏謂新邪換出舊邪。非也。

●陶節庵之溫病觀

陶節庵之治溫病。謂當以辛涼之藥微解肌。不可大發汗。

陶氏曰。春分後。夏至前。不惡寒而渴者為溫病。用辛涼之藥微發汗。急證見者。用寒涼之藥急攻下。切不可誤汗誤下。當須識此表證。不與正傷寒同治。裏證同。

夏至後有頭疼發熱不惡寒而渴者。為溫病。愈加熱者為熱病。止用辛涼之藥解肌。不宜大汗。裏證見。急攻下。表證不與正傷寒同治。裏證同。

立秋後。霜降前。有頭疼發熱。不惡寒。身體痛。小便短者為溫病。亦用辛涼之藥。亦不宜汗。裏證見者。宜攻下。表證不與正傷寒同。

所謂裏證見。急攻下。即溫病下不厭早之意。

●王肯堂之溫病觀

王氏分溫病爲伏寒與四時皆有兩種。治法宗活人書。

傷寒準繩云。從立春節後。其中無暴大寒。又不冰雪。而有人壯熱爲病者。此屬春時陽氣發於外。冬時伏寒。變爲溫病。按活人所云溫病有二。其用升麻解肌湯者。乃正傷寒太陽證。惡寒而不渴者。特以其發於溫暖之時。故謂之溫病爾。其用竹葉石膏湯者。乃仲景所謂渴不惡寒之溫病也。必須細別。勿令誤也。然不惡寒而渴之溫病。四時皆有之。不獨春時而已。若冬傷於寒。至夏而變爲熱病者。此則遇時而發。自內達表之病。俗謂晚發是也。又非暴中暑熱新病之比。但新中暑病脈虛。晚發熱病脈盛。

●方廣之溫病觀

趙獻可以溫病爲有鬱火。方廣則謂有積熱。趙氏謂鬱火爲人體所自有。方氏謂積熱爲風寒所變成。蓋相類而不相同。丹溪心法附餘云。溫熱之病。皆由秋冬之時。外感風寒。內傷飲食。其時天氣收藏。不能即發。以致氣血怫鬱。變成積熱。至春夏之際。又因外感內傷。觸動積熱。其時天氣升浮。故能發出。其熱自內達外。又曰。且以即病傷寒傷風。與伏氣溫熱病三者言之。傷寒傷風。則身熱有汗惡風。二者皆邪自外入。故表病裏和。鼻塞而口不渴。溫熱病則邪自內出。故身熱。或有汗。或無汗。鼻不塞而口渴也。傷寒傷風之邪。循經而入。以漸而深。故治法要分三陽三陰。清切表裏。寒熱虛實明白。方可施治。不可一毫而少差也。溫熱之邪。自內而出。不過發攻表中裏三者。

之熱而已。何難之有哉。

●喻嘉言之溫病觀

方中行著傷寒條辨。其論溫熱。分陰分陽。治兼寒熱。遂爲嘉言所宗。嘉言以仲景之風溫。爲內經冬傷於寒。冬不藏精之溫。其治當從少陰。而以叔和溫瘧風溫溫毒溫疫四種。爲不根之談。

喻氏曰。春溫之證。內經云。冬傷於寒。春必病溫。又云。冬不藏精。春必病溫。此論溫起之大原也。傷寒論云。「太陽病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爲溫病。若發汗已。身灼熱者。名曰風溫。風溫爲病。〔中略〕再逆促命期。」此論溫成之大勢也。仲景以冬不藏精之溫。名曰風溫。其脈陰陽俱浮。正謂少陰腎與太陽膀胱。一臟一腑。同時病發。所以其脈俱浮也。發汗後身反灼熱。自汗出。身重多睡眠。鼻息必鼾。語言難出。一一盡顯少陰本證。則不可從太陽爲治。

晉王叔和不究仲景精微之蘊。爲不根之談。妄立溫瘧風溫溫毒溫疫四變。不思時發時止爲瘧。瘧非外感之正病也。春木主風而氣溫。風溫卽是溫證之本名也。久病不解。其熱邪熾盛。是爲溫毒。溫毒亦病中之病也。至溫疫則另加一氣。乃溫氣而兼瘟氣。又非溫證之常矣。

喻氏別有溫證論三篇。以冬傷於寒春必病溫一例爲上篇。以冬不藏精春必病溫一例爲中篇。以既冬傷於寒。又冬不藏精。至春月同時病發一例爲下篇。

喻氏曰。舉此三例。〔指冬傷於寒等三例。〕以論溫證而詳其治。然後與三陰三陽之例。先後同符。蓋冬傷於寒。邪藏

肌膚。卽邪中三陽之謂也。冬不藏精。邪入陰藏。卽邪中三陰之謂也。至於熱證。尤爲十中八九。緣真陰爲熱邪久耗。無以制元陽。而燎原不息也。

又曰。在太陽則寒傷營之證。十不一見。在陽明則譫語發斑衄血畜血發黃脾約等熱證。每每兼見。

嘉言謂真陰爲熱邪久耗。無以制元陽。此後人所以有滋陰之法。又以譫語等爲寒傷營。此卽張石頑等所謂入血分。

●張石頑之溫病觀

張氏石頑。謂傷寒自氣分傳入血分。溫病由血分發出氣分。氣分血分之說。脫胎於喻氏。而亦以黃芩湯爲溫病之主方。張石頑曰。黃芩湯溫病之主方。卽桂枝湯以黃芩易桂枝而去生薑也。蓋桂枝主在表風寒。黃芩主在裏風熱。其生薑辛散。非溫病所宜。故去之。

●周揚俊之溫病觀

黃芩湯治溫熱。喻嘉言已詳論於溫證篇中。周氏推廣其旨。謂舍黃芩湯無治法。喻氏謂王叔和冬時伏寒變爲溫病之變字不妥。周氏則以爲確。以爲寒氣內伏。鬱久而發。自成熱矣。周氏又有新邪引出舊邪之說。蓋卽王安道之所謂重感表證也。

周氏曰。伏氣之源。雖由冬日。然安保風之傷人。不在伏氣將發未發之時乎。故兼外感者。必先頭痛或惡寒。而後熱不巳。此新邪引出舊邪也。

●葉天士之溫病觀

葉天士溫證論。有溫邪上受首先犯肺逆傳心包十二字。以此十二字者。爲所謂外感溫病之綱領。陸九芝先生。以爲溫證論爲顧景文所捏造。非葉氏本意。然臨證指南中風溫溫病諸門。案語多有與此十二字相合者。從指南案語中摘要排比。可以窺見葉氏對於溫病之主張。今分條摘錄之如下。仍就原案次序。系以數字。以便讀者之翻檢。

風溫入肺——風溫門4及5

近日風溫上受……肺受熱灼——風溫門1

溫邪上受內入乎肺——溫熱門4

此口鼻吸入溫邪。先干乎肺——溫熱門5

暑溼傷氣。肺先受病——暑門6

暑必挾溼……從鼻吸而受。必先犯肺——暑門15

以前論溫邪上受首先犯肺。

溫邪逆傳膈中——溫熱門30

吸上溫邪。鼻通肺絡。逆傳心胞絡中。震動君主——溫熱門22

初病伏暑。傷於氣分。微熱渴飲。邪犯肺。失治邪張。逆走膈中——暑門43

熱邪內迫。氣分阻閉。當治肺經。倘逆傳膻中。必致昏厥。——暑門 5

口鼻吸入穢濁。自肺系漸入心包絡。——疫門 4

以上案語十一條。綜合之。即得溫邪上受首先犯肺逆傳心包之觀念。溫疫與溫病。自喻嘉言以至清代溫熱家。皆視為絕不相同之兩病。吳又可溫疫論。謂溫邪入踞募原。葉氏案語中。亦常有募原字樣。惟涉及募原者。多顯胃病之證候。其治法亦多不用辛涼輕劑。要而言之。肺胃兩字。爲解析溫病之鎖匙。葉氏所謂犯肺傳心包。用辛涼輕劑者。爲呼吸系病入募原者。不用辛涼輕劑爲消化系病。葉氏所謂溫病。乃包含肺胃兩系而言。（即溫疫不在內。亦有兩系可分。）研究溫病者。於溫病之初期。但注意葉氏之肺之一系。而忽略其胃之一系。實爲大誤。以今日科學之目光觀之。葉氏所謂風溫。多爲重性流行性感。或急性肺炎。（重性流行性感。多續發肺炎。）重性流行性感。往往有下利之腸胃型。葉氏所謂濕溫。（另詳）多爲真傷寒。真傷寒之經過中。亦能併發肺炎。夫流行性感。等屬於肺病。真傷寒屬於胃腸病。然胃腸病有肺證狀。肺系病有胃腸證。肺胃兩種證狀。混淆雜出。以今日之科學目光觀之。固可分系指陳。有條不紊。然在舊時代。則有混淆不清無從分別之苦。故有以治胃腸之藥治肺者。如黃芩湯是也。（黃芩湯所治之溫病。爲胃腸系之溫病。爲喻嘉言等心目中之溫病。辛涼輕劑所治。爲肺系。爲葉天士心目中之溫病。以黃芩湯治黃芩湯證者不誤。以黃芩借治肺證狀者誤。）葉氏鑒其失。乃改以辛涼治肺之藥治之。宗葉氏者。又多以治肺之藥治胃腸病。（指未併發肺證狀之胃腸病）故陸九芝先生。又起而正之。（嚴格言之。以治肺之藥治肺者不誤。以治肺之藥。借治胃腸者誤。）

故九芝先生與葉氏之爭。可謂之爲肺胃之爭。合而觀之。其癥結在肺胃之病藥各異。與肺胃病藥之錯認。分而觀之。則葉氏與九芝先生。各有理由。然則葉氏固無罪乎。曰惡得無之。辛涼輕劑。固是肺藥。然可以治輕微之感冒。不可以應付危險之肺炎。以辛涼應付一切。藥輕而不及。此所以有逆傳心包之變也。

葉氏治濕溫（真傷寒）之法。另詳治療之批評中。葉氏關於募原之說。錄之如下。

口鼻吸入熱穢。肺先受邪……其邪由中道及於募原……痞悶不飢……桂枝白虎湯——溫熱門8

穢熱由清竅入。直犯募原……不飢痞悶……苦辛寒法——暑門28

時令濕熱之氣。觸自口鼻。蓋由募原以走中道……不飢不食……芳香逐穢——濕門7

吸受穢邪。募原先病。嘔逆……芳香通神。淡滲宣竅——濕門8

口鼻受寒暄不正之氣。過募原。擾胃——溫熱門50

穢濕邪吸由募原。分布三焦……腕腹脹悶……正氣散法——濕門44

葉氏既曰由中道及於募原。復曰由募原及於中道。似無真知灼見。徐靈胎謂此老多套語。信然。

葉氏所謂溫邪上受之溫病。爲外感溫病。一蓋以爲寒熱溫涼。四時之氣不同。冬有即時發病之傷寒。則春必有即時發病之傷溫。夏必有即時發病之傷暑也。其春時傷人之溫氣。謂之溫邪。夏時傷人之暑氣。謂之熱毒。感而卽病。故曰外感。一伏氣溫病。指南中亦時時見及。葉氏所謂伏氣。其一爲冬傷於寒。冬不藏精之伏氣。其一爲夏令之暑。伏至秋季而發。

殆襲王肯堂所謂晚發之名歟。

伏氣發熱——溫熱門 10

少陰伏邪——溫熱門 15

溫邪久伏少陰——溫熱門 52

溫熱病已傷少陰之陰——溫熱門 57

體虛溫邪內伏……猶是冬令少藏所致——溫熱門 45

以上爲冬傷於寒冬不藏精之伏氣。

伏暑阻其氣分——暑門 3

初病伏暑傷於氣分——暑門 43

伏暑至深秋而發——暑門 16

此非傷寒暴感。皆夏秋間暑濕熱氣內鬱。新涼引動伏涼。當以輕劑清解三焦。奈何醫者不曉伏氣爲病。——暑門 17

以上論伏暑

葉氏謂傷寒爲足經。溫病爲手經。傷寒之六經。以太陽爲首。葉氏之手經。以手太陰爲首。此種主張。可自指南之字裏行間得之。

初病手經。不常用足經方。——溫熱門39

蓋溼邪手經爲病。今世多以足六經主治。——溫熱門38

大凡暑溼傷氣。溼著阻氣。肺主一身周行之氣。位高爲手太陰經。——暑門54

四肢不煖。亦手厥陰見症。非與傷寒同法。——濕門10

葉氏又謂濕病當分三焦。與傷寒之分六經者不同。

治法以辛涼散苦。氣分上焦邪清則愈。惜乎專以陶書六經看病。——暑門11

然邪在上焦。壅遏阻氣。必聚熱。痰臭哈渴。是欲內閉。惜不以河間三焦立法。或謂傷寒主六經。——溫熱門29

故仲景傷寒。先分六經。河間溫熱。須究三焦。——暑門54

葉氏以三焦之說。屬之河間。然河間書中。遍覓不得。陸九芝先生謂是此老之臆說。氣分血分。亦爲葉氏重要學說之一。雖非葉氏所自創。然盛行於葉氏之後。

暑風必挾濕溫。必傷於氣分。——暑門9

大凡暑與熱。乃地中之氣。受吸致病。氣結則上焦不行。下脘不通。不飢不欲食。不大便。皆氣分有阻。——暑門1

溫邪已入血分。舌赤音低。神呆潮熱。即發斑疹。亦是血中熱邪。——溫熱門32

初病伏暑。傷於氣分。……遂舌絳縮。小便忽閉。鼻煤裂血。口瘡耳聾。神呆。由氣分之邪熱。漫延於血分矣。——暑門43

夫溫熱時厲。上行氣分。而漸及於血分。非如傷寒足六經。順傳經絡者。——溫熱門28 以上論氣分血分
葉氏論溫病之主要觀念。已如上述。以指南中鈞稽所得。與世傳之溫證論比較。其說相類。然則九芝先生謂溫證論非
葉氏之遺著。蓋故為開脫。非確論也。（未完）



徐濟芳君來書

淵雷先生遺稿。大著拜讀。歡喜無量。承屬弁言。以弟隨陋。本不稱作序。只以迫於知己雅命。又不敢辭。勉綴蕪詞。知不免
佛頭著糞之誚。尚祈代為卸削。俾免見笑他人是幸。原書遲一二日。即當雙掛號寄還。至乞驗收。他日正式印成。再當詳
細雜語也。猶憶去歲某師長。在某縣構紅葉公園。託今保安處長屬為之記。弟正言拒之。藉以藏拙。今淵雷先生付囑。竟
能使荒落不文之人。於三日內喘息報命。然則淵雷先生之魔力。自較關劍長槍之倫為廣大也。一笑。序稿附上。既願
釐教小弟舒尊拜復。一月二十三日

高爾莊君來書之一

淵雷先生惠鑒。不通音問。又將一月。想正努力遙從講義之作。勞動中定有真樂也。陽歷年中。礪曾請假回籍小住。藉此休息餘暇。招集故鄉醫界老少同志。為講傷寒大論一過。所採之本。為徐氏傷寒類方。所述之義。為大著傷寒今釋。每講一證。(如麻黃證 桂枝證等)皆先出標準證狀。次述病理。次處藥方。次釋藥性。總說既畢。然後再講類方原文。直覺不煩辭費。異常省力。聽者亦眉飛色舞。輒以為昔讀大論。何其散漫。今聽類方。又何其有條不紊。但惜徐氏原註太簡。力勸礪將此次所講之義用簡明之文。寫為定本。藉以嘉惠後學。礪雖自審鄙陋。未足當此大任。然願擬向此方面加以努力。積學不怠。將來或可有成也。此次講演。最感興趣者。為兩個著名之老醫。(一為家兄雲嵐。一為趙君丹溪。)彼等一方面竭力聽講。(礪對於舊說。常取存而不論的態度。蓋深恐有傷彼等之心。因此每述先生的新說。彼等輒覺佩服之至。真有撥雲霧而見青天之感。以是知改造醫學——其實改造一切學問。均宜如此。決不宜採取粗硬的手段也。)一方面即出而實驗經方。真有即知即行之樂。又礪閱歷太淺。每遇未經實驗之方。或於病理稍涉疑難之處。彼等又時時出其經驗以相印證。麗澤之益。尤覺惠我不淺。講習之餘。彼等曾將所遇久治不愈之病。邀礪同往會診。中為一人。為礪之老友孫君愛庭。其人年已六十。家道素封。少年時不免涉足花柳。四十以後曾患尿血症。時發時愈。總未根治。近數年來似覺較前更重。孫君極為憂心。曾於去歲十二月。親往海州西醫院。請為檢查。經西醫診斷結果。謂係一種阿米巴痢菌。侵入膀胱。若欲根治。即須奏刀。否則日久成癩。恐不免翻花的危險。孫君以開刀療法。太嫌霸道。僅請打針數次。絕未見效。礪旋里之日。正孫君海州歸來之時。家兄邀同診視。其人雖已年逾花甲。但善於保養。身體亦健。食量既佳。睡眠如常。惟日尿血數次。或

紅或紫或淡紅。時時排出紫黑色如梨膏之血塊。少腹不滿。小便時既極順利。亦無痛苦。家兄對證處方。謂宜豬苓湯。以清其源。並加排膿散以消其瘀。礪極爲贊成。力勸孫君照服。自服此方。日有許多紫黑色之血塊排出。十餘劑後。血塊漸少。但尿血總不止。礪來京之前。一日檢視其尿色。鮮血而甚清。中雜微細之紅色纖維素。及大如米粒之紅血球。孫君謂尿之所以紅。全由於纖維素及紅血球兩種物質所染。若此兩種物質能淨。此疾便可告痊。礪意尿中紫黑色之血塊。既已減少許多。似可將方中排膿散減去。專服豬苓湯原方。以清其源。孫君雖極贊成。但彼望愈之心極切。每次小便時輒望其變成清色。而一見紅尿。心理上即發生一種恐懼。礪雖百般勸其安心。但終不能解其心理上之恐怖。因礪行期已迫。孫君諄諄告我。「君行後。我自當照服豬苓湯原方。（此時已從濟南捎來上好阿膠）但君到京後。務爲我詳函陸先生。（彼因信我。故信先生若神明。）請爲細說此病。究竟係何原因。病灶何在。現在所服之豬苓湯。是否對證。只服此方。能否根治。此方之外。有無其他更妙之方。倘因陸先生之診治。賤恙得以除根。不惟有生之幸。不敢忘大德。一俟春暖。定當親自赴滬。登龍面謝。」云云。礪聆言之下。既深覺其情之可憫。而檢視其尿。又不禁如臨大敵。直有減此朝食之意。用特詳述此病之證狀。及其治療之經過。務請先生稍挪餘暇。代爲一釋其病理。並賜一特效之方。從速函示。藉便轉寄。倘尊函過長。礪當抄稿寄還。連同鄙函登諸新生命中。藉以作學術上之貢獻。亦不枉先生費此一番苦心也。又礪此次講說大論中。有一生姓王名樹梅。極願作先生遙從弟子。惟因值此農村破產時代。田中雖有收入。但總覺入不敷出。曾與礪面談。請爲函商座右。彼願將三期束修。一次交足。可否從優賜一特別折扣。用特代爲函達。並祈酌奪示覆。是所至

盼。此敬頌道安。 教弟礪莊上一月廿四日

答高君礪莊

礪莊先生道鑒。賜書獎飾中頗寓規箴之意。欲其不露。舉芒泯除。新醫學推行之無形阻力。熱心雅誼。家之五中得友如此。誠平生快事矣。孫君貴恙。明是古所謂血淋。勝光若尿道中久積出血。其破裂之血管。一時難以愈合。別無深奧之病理。凡血證下出者。血血尿除驟失大量之血。有危險外。皆無生命之險。先生處猪苓湯。乃極對證。但久病則一切祛毒攻擊之法。宜減用。反宜稍參補益。以助其抵抗力。今孫君體質既強。猪苓湯亦非十分攻伐之品。於理似不必更張。今熟思斟酌。別擬一方。請轉致孫君。試服其效。當勝猪苓。但病經廿載。當然無一藥乍愈之理。還祈婉告孫君。耐心服藥。為是方意。用小品生地黃湯為主。此方外台似不見。乃出醫心方中。復以鄙意加味者。尚復並頌。

歲暮 教小弟陸淵雷頓首廿七夜

生乾地黃八錢 側柏葉二錢炒黑 煨牡蠣一兩先煎 黃芩一錢 真阿膠四錢煎成去滓入膠

塊滑石五錢 仙遺糧六錢 生草梢續中

右方每日一劑。仙遺糧即土茯苓。此物人人知治。靈壽名不雅馴。故用別名。

高君來書之二

淵雷先生惠書來函敬悉其診斷之精確處方之赫赫入扣真令人拜服不已除照抄一份寄上外原件業已轉致孫君並囑其耐心照服矣俟有消息定當隨時奉告囑於易學（實則可謂自己之學）近又稍有所悟益感舊作之簡略先生倘有所見仍祈嚴加指教藉便改作時加以修正也又前函曾為敝同鄉王君樹梅商請遙從優待辦法不知可能破例俯允否尚希賜覆以便轉告為盼此頌道安 教弟曠莊上一月廿九日

郎桂生君來書

淵雷夫子函丈。敬啓者。今遇小兒患臍風者數人。患者皆不能救。其發作之期。大都在七日十四日。初發則突然先哭。後則不欲食乳。一日間即死。不知其治法預防如何。診斷如何。所夫子教之。雖後學期小兒科中。夫子必有所論列。然生以先聞為快。倘有附告者。俗傳此病有「傳身鬼」。產婦於恍惚之間。見其形如貓狀。生有戚家患此。產婦入睡。則覺一物壓其身。重如數百斤。如此一夜。產婦竟因之未入睡。而患之者亦終不救也。嬰兒垂斃時。全身石硬。堅如木段。不知其病理如何。幸夫子教之。以救無量數嬰兒之生命也。專此敬請大安 導字一九一號郎桂生上

答郎桂生

臍風即是一種破傷風。乃剪臍帶時。剪刀手指不潔。傳染破傷風菌所致。若產婆兩手洗極淨。所用剪刀先於火上燒過。

再於沸過之水中洗過即斷斷不致病。臍風又臍帶剪去後，掩蓋臍上之藥灰亦須潔淨，總之不使剪口有傳染病菌之機會，即得。

破傷風本極惡難治之病，成人患之且十死其九，何況初生當然不可救。簡直不必討論藥方，若能廣為宣傳且向產婆細說所以然之故，以預防之，則造福多矣。產母覺不知其故，病兒僵硬乃瘳，擊過度之故不足異。 淵雷

毛錫爵君來書

淵雷夫子大人尊前。敬稟者。日前郵寄下傷寒今釋，並陸氏論醫集。翻閱之際，覺先生議論甚暢，筆下無塵，較之惲著，有過之無不及。如惲氏陽虛液涸與陰虛液涸，言之不能澈底。學員問此問題，亦最多。今讀傷寒今釋一卷廿四頁，則釋然冰解。再六經之解釋，每相混。蓋有時代病態進行的程序（傷寒）有時代表臟腑之名（內經）先生之著作，初於報章見之。雖一麟一爪，領悟無遺。今得今釋，得窺全豹。生於民十九年春，曾在上海國醫學院肄業。當時先生為教務主任。授傷寒及金匱。生在一年級，無傷寒金匱課，不得暢聆雅教。然于先生之容貌，至今不忘。（下略）敬請道安。學生毛錫爵頓首。

黃一塵君來書

淵雷先生道鑒。讀中醫新生命四冊。所載作品。能以科學原理。解釋中國醫藥。無玄虛悠謬之論。可謂難得。第一號郵筒。載徐瀛芳先生與先生論醫書。徐先生擬擇昔賢驗案。精確可傳者。輯成專書。以餉初學。此誠當務之急。而先生欲聯絡並世諸賢。互易失治案。以爲研究。其卓識亦不可及。蓋前人治案。如果精確靈妙。詮釋透闢。誠足灌人神智。而失治不效之案。苟能集多數人心思才力。埋頭鑽研。必能排解困難。發明新法。使不治者變爲可治也。

大著從根本上推翻氣化一篇。引證賅博。批駁嚴明。非才大於海。心細如髮者不辦。雖全篇尙未載完。然即已披露者而論。已足以喚醒死守氣化者之迷夢。可謂有功醫林之作。生理補證中之論心字的含義。亦深入顯出。極爲明暢。竊謂先生之治學。真如干莫名劍。無堅不摧。水銀瀉地。無孔不入。如此深刻周詳的思考力。如此熱烈豐富的研究心。在我國今日之醫界。誠如晨星碩果。不可多得。此乃衆望所歸。非後學之阿好也。後學黃一塵一月十二日

黃百川君來書

淵雷先生 中醫新生命金匱今釋樣本等均寄到。數年來渴望之金匱今釋。現始發售預約。不勝愉快之至。惟察閱樣本。與國醫學院原有講義。多有削改。（此即屢經修改易稿之故。編者附注）未悉究竟若何。待出版後再行仔細拜讀。鄙人所讀傷寒。在舊說以世補齋徐靈胎柯韻伯等家爲較勝。新則有惲著輯義按祝著新義王和安著傷寒新註。最後始讀大著今釋。每條必檢讀各家註學說。其中以惲著及先生今釋。爲最益人智慧。惟金匱未見善本。前蒙介紹王和安

著金匱新註。亦非善本。苦令人不能捉摸。是以渴望大著。有如甘露也。（下略）黃百川手啓

講義鱗爪

從根本上推翻氣化（三續）

陸淵雷

五運行大論云。黃帝坐明堂。……請天師而問之曰。……鬼與區曰。土主甲己。金主乙庚。水主丙辛。木主丁壬。火主戊癸。子午之上。少陰主之。丑未之上。太陰主之。寅申之上。少陽主之。卯酉之上。陽明主之。辰戌之上。太陽主之。巳亥之上。厥陰主之。不合陰陽。其故何也。岐伯曰。是明道也。此天地之陰陽也。夫數之可數者。人中之陰陽也。然所合數之可得者也。夫陰陽者。數之可十。推之可百。數之可千。推之可萬。天地陰陽者。不以數推。以象之謂也。帝曰。願聞其所始也。岐伯曰。昭乎哉問也。臣覽太始天元冊文。丹天之氣經于牛女戊分。蒼天之氣經于心尾己分。蒼天之氣經于危室柳鬼。素天之氣經于亢氐昂畢。玄天之氣經于張翼婁胃。所謂戊己分者。奎壁角軫。則天地之門戶也。夫候之所始。道之所生。不可不通也。（注）黃帝引鬼與區之言。以問岐伯。問意蓋謂甲己屬木土。何以俱屬木。乙庚屬木。

金何以俱屬金。……乃至辰戌俱屬土。何以屬太陽水。巳亥屬火水。何以俱屬風。「不合陰陽」之「陰陽」乃指五行也。岐伯之對意謂甲乙木。丙丁火。乃至申酉金。亥子水者。爲人中之陰陽。可以數而知。陰陽推衍甚廣。鬼臾區所言。乃天地之陰陽。非可以數推。但可以象徵。所謂象徵。卽太始天元冊文所言是已。然冊文亦僅說明五運主歲之故。並未道及六氣司天之故。然則六氣司天之理。岐伯有所不知。而黃帝亦不追問。吾故曰五運視六氣較有根據也。丹天卽赤天。黔音今。黃也。蒼。青也。素。白也。玄。黑也。此五天以應地之五行五色。經卽上條王注所謂橫。橫亘之意也。牛女心尾。乃至奎壁角軫。卽所謂二十八宿。乃恆星也。今欲解釋此條。須稍費詞。先略說天文。恆星者。卽吾人夜間所見之滿天星斗。恆星是否有行動。今尙未確知。然自地面視之。其相互之方位殊不變。故姑謂之恆星爾。舟車前行。見兩傍之屋樹後退。愈近舟車之屋樹。其後退愈速。漸遠則漸緩。極遠之屋樹。望之。若與舟車同前進。並不後退。吾人從火車上遠望。見四週屋樹若旋轉者。因見近車之屋樹後退。而遠車之屋樹望若與車俱進故也。用儀器測所望屋樹後退之角度。合以火車前進之里數丈尺。用三角法。可以算出所望屋樹去火車之里數丈尺。不差累黍。若屋樹甚遠。則後退之角度甚微。不易測。則須火車前進較遠。乃可測之。吾人所居之地球。繞日而行。譬如火車。恆星譬如車外之屋樹。地球距日二十六億里。則繞日半週時。（例如冬至至夏至）直徑爲五十二億里。而所望恆星之方位如故。其後退之度。曾不能測知其微茫。人力更無較遠之路程可以移動。故恆星之遠近。竟無可測知。（有少數恆星已測知其遠近。與其移動之方向及速率。然皆約略之數。極不準確。）古天文家有一種學說。通行甚久。名「渾天說」。其說。假設天

體爲若干絕大玻璃球。層層虛包於地體之外。此諸球皆自東向西。不足一晝夜而繞地一週。（其實乃地球自西向東自轉一週耳。若有如許大球。而一晝夜能自轉一週。其速率非一切力所能勝。可知太不合理。英人約翰著談天。謂「或者古人力大。故有此想。」其言幽默。可供一噱。）最外一球爲恆星天。恆星固著於球上。（古人不知恆星有小移動故也。）隨天西轉。次三層爲木星土星火星天。又次爲日天。又次爲金星天水星天。最近地者爲月天。日月五星皆附著於本球上。隨球西轉。而又各依球上一定之軌道。不等之速率。各各自西向東。緩緩匍行於球上。故日月五星之繞地一週。皆較恆星爲遲。所以然者。其所居玻璃球之繞地。雖與恆星天同速。然日月五星即於球上東行。則球雖轉及一週。日星已東退若干度。必須玻璃球更西轉。方能見其再中也。又諸球既皆透明。故日星所行。視之若往來於恆星間。夫天體既渾圓而空洞。欲指斥任何一處。苦無標準。於是取固定之恆星。以標指天體之部位。故將恆星任意聯綴。使成種種器物之形。而各命以名。分爲「三垣」「二十八宿」。二十八宿之所在。即日月五星行度所常經過者。其次序名目。自東南方起。向北向西而南而東。復至於東南方原位。故「角亢氐房心尾箕」爲東方七宿。「斗牛女虛危室壁」爲北方七宿。「奎婁胃昂畢觜參」爲西方七宿。「井鬼柳星張翼軫」爲南方七宿。天既渾圓。而又旋轉不定。何得有四方方位。則因古人定春東夏南秋西冬北。而彼時之冬至日躔。正值牛女虛諸宿。因以牛女虛爲北方。依次定餘三方也。若以十干之方位合之。則牛女在北方偏東之癸位。丹天氣經於牛女與戌分。故戌癸主火。心尾在東方偏北之甲位。齡天氣經於心尾與己分。故甲己主土。以此例推。則危室在壬位。柳鬼在丁位。亢氐在乙位。昂畢在

庚位。張翼在丙位。婁胃在辛位。而諸干主歲之故可知矣。冊文於戊己不言宿。直言戊分己分者。以戊己於五行屬土居中。不在四方方位故也。歧伯釋以「奎壁角軫。天地之門戶」者。王注云。戊土屬乾。己土屬巽。遁甲經曰。六戊爲天門。六己爲地戶。（以上王注）是也。乾屬西北角。正值奎壁二宿。巽屬東南角。正值角軫二宿。六戊六己者。六十周甲子中。戊辰戊寅戊子戊戌戊申。己巳己卯己丑己亥己酉。各得六也。

五常政大論云。黃帝問曰。太虛寥廓。五運迴薄。衰盛不同。損益相從。願聞平氣。何如而名。何如而紀也。歧伯對曰。昭乎哉。問也。木曰敷和。火曰升明。土曰備化。金曰審平。水曰靜順。帝曰。其不及奈何。歧伯曰。木曰委和。火曰伏明。土曰卑監。金曰從革。水曰涸流。帝曰。太過何謂。歧伯曰。木曰發生。火曰赫曦。土曰敦阜。金曰堅成。水曰流衍。（注）此五運主歲之平氣與太過不及之名目也。素問下文有三者之自然界情狀。文繁不引。薄音博。迴薄。猶言推蕩也。敷和。升明。等十二名。望文可知其義。王注具釋。今亦不備引。又王注以六丁年爲委和。六壬年爲發生。而不注敷和之年。餘四氣並同。蓋平氣之歲。即在太過不及諸歲中。而因他種之盛衰相劑而得其平也。

以上五運主歲有理由說出。不若六氣之無端多一火。又無端配合十二支。似乎較有根據。然所謂某天之氣經於某宿之分者。究竟孰見之而孰知之。若謂太始天元冊之文。便當信從。則是學術專制時代之愚民政策。亦即素問靈樞所以託於岐伯黃帝之故此。可以詫頭腦。冬烘之腐儒。不足以折服吾輩也。或者以爲五氣經天。不直言甲乙等天干之位。而記牛女心尾等宿度。因疑古人必有所見。非任意臆造者。不知此等曲折。正是術士欺人之手腕。等於魔術搬運之手法。

所謂「本淺也而鑿之使深」者。奈何爲所朦蔽乎。由是言之。五運之根據。仍極薄弱。去六氣一間耳。夫考其書則出於漢魏以後。好古者無取焉。尋其理則涉於渺茫之談。覈實者亦無取焉。如是而謂五運六氣不足信。當廢除。則事之當然。絕非好作翻新之論矣。下文引運氣中種種方式。亦欲學者明其梗概。非課程中應用之科。夫數千年深入人心。牢不可破之說。一旦欲舉而廢之。亦當步步究其內容。絕不容絲豪武斷。不然。吾輩之斥運氣。將與頑舊中醫之斥科學何異哉。

(未完)

兩種醫藥辭典

近出兩種醫藥辭典。一爲陳存仁之中藥大辭典。已經世界書局發售預約。一爲葉橘泉之增纂國藥新辭典。經醫報發表將印行。於是鄙人案頭。常有詢問二書優劣之函件。答不勝答。此二書鄙人皆未拜讀。無從懸揣其優劣。惟陳書係世界書局印行。其印刷必甚精美。陳之本人。則爲畫策幹事之人才。而非學問之人才。報上所載樣張。已有可商之處。葉之學問。雖未得爲登峯造極。然人甚用功。其書聞方倩人整理。究竟如何優劣。關於整理者甚大。今尙未敢妄評也。淵雷

本刊徵求定戶

本刊原為不定期刊物。茲應讀者之要求。並請郵局掛號。從第二號起。改為定期刊物。每月出一號。月底出版。

本刊第一號業經再版。仍贈閱。索閱者請開具姓名地址。附郵票五分。即寄贈一冊。空函及汗損之郵票。恕不照贈。第二號以後照下開定價表發售。

遙從同學定閱者。照定價八折取費。

外埠定閱。最好用匯票。以上海通用。(四川郵票限本省用者不收)一角以內者為限。請用蠟紙襯帖。仍作九五折計。

本刊廣告價目

四分之一面	半面	全面	一期
三元	五元	十元	三期
二元四角	四元	八元	六期
一元八角	三元	六元	十二期
一元五角	二元五角	五元	

裏封面底面
及顏色紙特
頁均照表加
半均用銅鋅
諸版者另加
製版費另用
顏版印者另
議刊費先惠

每冊定價	一號	六號	十二號
一角半	七角半	一元四角	郵費國內不加
			國外每十二號一元

不許轉載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九月再版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二月廿八日出版
中華醫學生命第六號

主任兼發行人 陸淵雷
編輯 謝誦穆
編輯及發行處 陸淵雷醫室
上海估嶺路人安里

陸淵
雷著
金匱今釋

西裝廉價本
現已經出版

本書初印連史本千部。將次賣完。讀者多要求另印廉價本。乃將原版改爲西裝。三十
二開厚報紙印。美術紙面。加線訂成二厚冊。每部實價四元二角。寄費國內二角。國外
照加。此係特印之廉價本。無論交好。概無例外折扣。仍爲新發行紀念。於本年國曆十
一月以前買本書一部。隨贈九折廉價券一紙。多則照贈。用券買本醫室自出之書籍
雜誌。及交遙從東脩者。於券面期限內。一律九折計算。

上海牯嶺路人安里陸淵雷醫室發行